

記「平埔夜祭」

圖／文

陸寶原●大林廠

不同的年代，相異的族群，共同在台灣這塊土地上耕耘，不但成就了衣食豐足的社會，也使台灣文化更為豐富多元。其中，漢族雖在最近這四百年來較佔優勢，但其他族群亦各自有其特色。

宗教信仰及語言、生活習慣等同為維繫民族生存的重要因素，其產生背景固因族群不同而有所差異，但內容卻總也離不開自然神靈和圖騰崇拜。而充滿神祕感的宗教儀式和祭典正是宗教文化中最能呈現人文與民族色彩的活動。在台灣各族群的信仰中，如漢族的王爺、媽祖等神明慶典；原住民的豐年祭及平埔族的祖靈祭等等，均有相當代表性。這些莊嚴、神聖的祭典，不但凝聚了族群的情感，也是台灣文化生命力之根源。

宗教儀式和祭典原本是族群中嚴肅而私密的信仰活動，但在強調並包容多元文化的今天，反倒因具有觀光價值成為人們造訪對象，尤其在賦予民族采風的意義下，不同族群舉行的祭典往往成為文化盛事，吸引人們的

投入與參與，下面要談的平埔夜祭就是一例。

平埔族Vs.高山族

荷人據台之初，台島僅少數漢人，多數住民以漁、獵及初級農業為生，即後人所稱的平埔族與高山族，其居所則通稱為「番社」，可說是台灣最早的原住居民。學者對於他們到台灣的時間有多種不同的推論，其中雖有認為早至六千年以上者，但綜合而言，大概介於數百年至四、五千年之間。而以目前台灣史前遺址的分佈年代來看，多數也是在數百年至四、五千年前之間（約當新石器時代至金屬器時代）。至於其種族來源也是眾說紛紜，但較被接受的說法則指其係南島語系民族，是在不同時期自大陸、菲律賓、或馬來西亞等地的群島移入的。

漢族統治台灣後的明、清時期，為區分方便，將居於平地或靠近平地的族群稱「平埔族」（並因和漢人接觸頻繁，及通婚而漸為同化）。雍正

年間，陳炯倫所著《東南洋記》：「台灣西南一帶沃野，東面俯臨大海，附近輸賦應徭者，名曰平埔土番」，這是文獻上首次出現「平埔」一詞，也是後來「平埔族」稱呼之所本。日人伊能嘉矩的《台灣蕃政志》則將其細分成葛瑪蘭、凱達格蘭、西拉雅系等十族，分布地域從北部的宜蘭平原至西南沿海的平原、台地等。另一族群則因受漢人勢力影響，被迫往更深的山區遷徙，就是所謂的「高山族」（日本稱高砂族，國民政府昔稱山地同胞，現改稱原住民），一般分成布農、魯凱、阿美等九族。

在台灣有正史記載的四百年間，平埔族常成為被壓榨、利用的對象。荷據時期，曾將北、中、南的番社加以組織，雙方並曾簽訂協約，規定平埔族人須為荷人打仗；明鄭時期實行「寓兵於農」政策，需地孔急，開始以各種名目徵收平埔族人賴以生存的田地；清領時期則延續明鄭舊制，但亦開始教化平埔族人，此後平埔族人因接觸漢文化，而逐漸漢化，清際並

依漢化程度的不同，稱漢化較深的平埔族為「熟番」，高山族則稱「生番」。《台灣志略》中記有：「台灣僻處海外，向為土番聚居，自歸版圖後，遂有生、熟之別。生番遠住內山，近亦漸服教化；熟番則納糧應差，等於齊民」。日治時代則將理蕃的重點放在「高砂族」上。到了國民政府時期，官方一度不承認台灣有「平埔族」存在，而只有所謂的「山地同胞」（並分成「平地山胞」和「山地山胞」）。足見平埔族群和高山族群，在不同政權執政者的眼中，往往未受應有重視，而在漢文化長期的強勢侵蝕下，如今二者均淪為台灣的少數民族。

難抵漢化侵蝕淪為少數

平埔族裔固然無法成為台灣主流文化的一支，但在台灣的開發史上，他們卻曾是島內勢力龐大、文化獨特的族群，且與台島的墾殖有著密切的關係，「有唐山公，無唐山媽」是最典型的說法。由於漢人來台從事開墾時，大部份是以巧取豪奪手法，自平埔族人手中取得土地，使他們的發展空間受限制，因此有人認定平埔文化的沒落與漢人的侵佔有關，而對平埔族充滿同情。而從台灣各地地名中更處處可見平埔族的殘餘。一般而言，凡地名中有「番」或「社」字的，大抵為昔日平埔住民的聚落所在，像番

仔塢、番仔田、番路、新社、社頂、水社等等；另有以族社為名的，如高雄舊名「打狗」（Takau），為西拉雅系馬卡道族打狗社所在，台北「南港」為昔時南港社所在；有以平埔族語音譯或意譯而來，如台南縣「馬沙溝」（Masakau）為平埔族語的音譯，苗栗為昔日「貓裡」社音訛轉而來，台北市的「艋舺」平埔族語意指獨木舟，為今「萬華」之舊地名等等。而目前本省的通行用語中，有些也來自平埔族語，如「牽手」（指太太）、「放手」（指離婚）等即是，在在說明了平埔族對台灣開發的影響。

平埔族漸被同化後，不只其語言消失（今大多數的平埔族裔均能操流利的台語），生活習慣改變，連民族自信心也逐漸喪失，嚴重者甚至不敢承認自己有平埔血統，而以冒籍或改姓來加以掩飾，因此平埔族在一般人心目中始終曖昧不明，再加上平埔族並無文字，更使得平埔文化難以傳承。雖也有荷蘭傳教士為傳教方便，在台南地區教平埔族人識字及寫字，並將平埔語以羅馬拼音創字，是為著名的「新港文書」，但卻無法普遍通行，目前仍流傳有以新港文字寫成的番仔契，但因少人能懂，所獲仍然有限。習字方面，乾隆年間王瑛曾所著《重修鳳山縣志》有：「能書紅毛字者，號曰『教冊』，常登出入之數。削鵝毛管濡墨橫書，自左至右，不直



漢式神壇形式中可見平埔族踪影：阿立祖神位和插有青葉的瓶子。

行」的記載，敘述當時平埔族人學習書寫西方文字的情形，甚至到了嘉慶年間尚有人以拉丁文字抄寫地契者，可見荷人教育的影響。清領台灣後，積極對平埔族人施以漢式教育，讀書習字是重要措施：「南北諸社熟番，於雍正十二年，始立社師，擇漢人通文理者，給予穀館，教諸番童」，清朝郁永河《裨海紀遊》記載：「新港、嘉溜灣、歐王、麻豆，於偽鄭時為四大社，令其子弟就鄉塾讀書者，獨其徭役，以漸教化」，可惜這些族人並沒有以習得的漢文記載下自己的歷史，因此今日從事平埔研究者，只能從有限的文獻紀錄，及姓氏、地名、地契等著手，以尋找線索。

對平埔族的研究調查自日治時代及台灣光復以來雖從未間斷過，但因文獻資料缺乏，加上日本殖民時期基於統治需要，將研究重點轉向高山族，且研究工作的進行，也限於少數學者，故大體上研究成果並不突出。所幸近年來，台灣史研究成為顯學，尤其族群意識及本土意識抬頭，平埔文化亦漸受重視。在各種新出土的文物及研究資料支持下，研究空間日益拓展，對平埔文化的看待，亦漸跳脫出漢人「沙文主義」的框架，而能以全新的觀點給予其在台灣歷史上應有的地位，使平埔族的風貌更清

晰。而台北市政府亦以台北盆地昔為凱達格蘭族的活動大本營，而將富含政治意味的介壽路改名為凱達格蘭大道，以示對曾為台灣原住居民的平埔族群的尊重。這些改變，使我們覺察到這個在歷史上幾乎已滅亡的民族，似乎又回到他們曾經活躍的舞台，平埔族人也漸漸恢復自信，敢於承認自己的族群歸屬了，而此一民族自尊的建立，也給了這塊土地上所有住民莫大的反思空間。

祖靈崇拜是宗教特色

由於長期漢化的結果，平埔族人的信仰有明顯的改變，某些族社的信仰中心（一般族社稱公廨）甚至與漢人的廟宇並無二致，不但外觀、廟名皆為漢式，甚至連供奉的主神也為漢人所祭拜的神明。但平埔族人對祖靈的崇拜卻是根深蒂固的，即使從已漢化的廟宇亦仍可追蹤到蛛絲馬跡，因為只要是平埔族人祭拜祖靈的地方，必定會隱藏有原始的崇拜象徵，如壺體、書有祖神名字的紅紙（布）條，以及其他的象徵物等。一般而言，平埔族為祖靈崇拜的民族，其祖神稱「阿立祖」或「太祖」或「李老君」等，（本文所記述的吉貝要地區，則稱「尪祖」或「案祖」），是族人的守護神，但通常並無神像，而是以壺體

為祭拜物。據傳阿立祖將會為害人間的「向」魂（即孤魂野鬼之類），禁於壺內，祀壺有安慰向魂、祈求祖靈庇佑之意，故有部份學者又稱平埔族為「拜（祀）壺民族」（尤其是南部族群）。「尪姨」是他們的巫師，擁有和祖神溝通的能力，也是子民和祖神間的媒介，在村中享有一定的地位和權威。通常祭典是在公廨舉行，公廨即是平埔族會議、典禮的場所，《番社采風圖考》中記有：「番社前蓋茅亭一座，進則館舍三間，名曰公廨，土目、通事會議決斷之所。」、「社立一公所，名曰公廨，有事則集」，今各公廨的主要機能，轉以信仰和祭祀為主，有些公廨前的廣場則兼為晒穀場。



▶頭戴花環的吉貝要尪姨——李仁記女士。

◀小公廨的陳設：將軍柱、獸骨、瓷瓶、澤蘭、酒、檳榔。

平埔夜祭富含民族特色

在平埔族多數族社的祭典儀式逐漸式微或消失的同時，今台南縣東山縣東河社區卻仍保存著大規模且完整的阿立祖信仰。每年的農曆九月初四、初五，照例會在吉貝要大公廨舉行祭典，以紀念冒險犯難渡海來台的祖神，也總會吸引許多人前來參與盛會。而所謂夜祭，並非指所有的祭祀活動只在晚間舉行，事實上，部份族人已在白天陸續到大公廨內參拜祖神，這部份是屬於個人性質的祭拜行為，而夜間的祭典則是全村性的，較屬公家性質。又因祖靈祭典大都在夜間舉行，有時甚至通宵達旦，故一般乃以「平埔夜祭」稱之，夜祭以「牽曲」為第一波高潮，而隔日的「噤海」則是另一波高潮。

台南東山鄉東河社區舊名「吉貝要」，位於急水溪支流龜重溪中游，臨嘉南大圳，為一純樸的小農村，四周為稻田及其他農作所環繞，環境清幽遺世獨立，村中的巷弄整齊，民居多為平房，屋前屋後的空地大多植有花木，如鷄冠花、圓仔花、澤蘭等，另外在田野或其他空地，種植了許多檳榔樹。澤蘭與檳榔即是祭祀的主要供品。澤蘭，為多年生草本植物，方形莖外有稜角，葉互生，披針形，邊緣齒狀，開白花，是民間普遍使用的青草藥，據說有消腫、活血等功能。

澤蘭何時成為吉貝要地區的祀壺象徵物，似已不可考，但西拉雅系民族在祀壺的瓶口插上青色葉子的習俗，卻是由來已久，亦有以菅芒葉、或甘蔗葉插飾者。檳榔對台灣原住民部落（高山、平埔）來講，則是日常生活與傳統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物品，《諸羅縣志》記載：「……，舍前後左右多植檳榔，新港、蕭壠、麻豆、目加溜灣四地為最。客至，出酒以敬，……檳榔熟，則送檳榔；必採諸園，不以越宿者餉客。」

吉貝要居民大部份為平埔族，在西拉雅系的平埔四大社中（新港、目加溜灣、麻豆、蕭壠），屬蕭壠社群的一支，也是南部最大的平埔聚落。幾年前的農曆九月初四我們造訪東河村，在村道邊遇到幾位婦女，正圍繞在一起邊談笑邊剝桂圓，看到我們時除親切招呼外，並閒話家常，令人感覺到這應是一個熱情善良的地方。

大公廨是主要信仰中心

我們先在當晚的祭典中心——「大公廨」略事休息，此時廣場已有不少民眾。大公廨是吉貝要居民的主要信仰中心，為一水泥平房建築，覆黃色琉璃瓦頂，分三室，中室為祖神「阿立祖」的神位，立有一低矮祭壇，壇上祀奉一壺，壺前供有酒、檳榔、澤蘭等祭品。後窗綁有三顆豬的頭骨，壁面上方有橫書的「案祖阿立母」字



◀小公廨外的埕娛拐，鐵圈欄內為插有澤蘭的瓷瓶。





樣，左、右兩室供阿立母。整棟建築造型簡潔，異於一般漢式廟宇，正面無門，上半部的三面窗，為水泥塑仿竹節形縱條，室內簡單潔淨，任何欲進入大公廨者皆須脫鞋，此正合乎傳說中阿立祖愛乾淨、不喜歡受干擾的個性。

在夜祭之前的空檔，大夥隨意在村中漫步，並參觀散佈在村內，陳設有獸類頭骨和「尪姨拐」的小公廨，這些較小的公廨，有北、東、中、南、及東北、東南、西南等，分別座落在聚落四周，各小公廨都有各自的祭祀功能和管理人，擺設也大同小

異，有豬頭殼、將軍柱、壺、酒杯及尪姨拐，供品有澤蘭等。

秋夜祭典迎接祖神親臨

農曆九月，秋的季节。向晚時分只見昏黃的陽光自嘉南大圳那端迤邐灑來，鍍得吉貝要的稻田一片金黃，不一會兒功夫，火紅的夕陽沒入遠方的地平線，夜便悄然來臨了。夜裡的小村莊，靜謐的夜空下，不知怎的竟飄起斜斜的細雨。我們來到一個女教師的家觀看她教「牽曲」的少女們歌舞的情形。儘管只是非正式的預演，但屋埕周圍參觀的民眾仍陶醉在雨中

的歌聲裡。

夜的祭禮總令人屏息以待，前來采風的各路人馬，早已備好相機、錄影機、錄音機、筆記本等，準備記錄下這難得的盛會。晚間，族人陸續攜來祭品，有檳榔、酒、肉、牲禮等，約莫十時過後不久，有人運來剛宰殺的大豬（尪姨豬，其儀式稱「點豬」），族人們將牠擺在大公廨前的地上，豬頭向著阿立祖神位，前面則擺滿其他祭品，旁邊放有茅草和檳榔葉，現場事宜由尪姨和她的助手（應該是祭司）指揮。一切就緒後，祭典開始舉行，只見尪姨口中唸唸有詞，並以重複的咒語和腳步在會場和阿立祖的神位間來回，尪姨專注的神情令人感覺永遠受人崇敬的祖靈，彷彿此刻已親臨大公廨。這個祭天和祭拜阿立祖的儀式，經尪姨的一番作法和祈禱，最後並向祭品噴酒（為噴酒禮）及焚燒茅草，在撤走尪姨豬後，此部份就算結束，接下來活動高潮——牽曲，就要登場。

「牽曲」是平埔祭典中，相當獨特的儀式。相傳蕭壠社先祖在渡海來台時曾遭遇七年的苦旱，使得社民們幾乎無法生存，後來阿立祖悲憫族人的境遇，特傳授了十八首祈雨的歌謠，教族人傳唱，以求老天下雨，這就是「牽曲」的由來，這被吟唱過幾個世代的歌謠，和族人的生活、命運和歷史已形成不可分割的緊密關係。

▶ 吉貝耍大公廨外觀。

▼ 牽曲少女。



牽曲祈雨幽怨代代相傳

表演「牽曲」的是十幾個著白衣、藍裙、白襪，領繫紅絲巾，頭戴由檳榔穗、圓仔花繞成的花環，年齡在國小高年級至國中階段的少女們和她們的指導教師。這位教師當年也是表演牽曲出身，現已升格為教師，專責訓練族中少女，使「牽曲」的曲調和步法得以一代代地傳承下去。儀式進行時，少女們以交叉方式，手互牽著手圍成一圈，口中唱唸著幽怨的歌調，腳踩著簡單而又重覆的舞步，每當歌聲或舞步有不順時，教師會當面指正，並帶領正確的曲調或步伐，直到合意為止。就這樣一圈又一圈地繞著，一遍又一遍地唱著，低沉、悲壯的合唱，如泣如訴淒楚哀怨的歌聲，迴盪在吉貝耍四周，在這特殊的夜裡，崇敬的祖靈正充滿著每個人的心中，所有的人們，似乎全都溶入了「平埔之夜」的氛圍中。夜幕早已低垂，更深露重，偶爾天空還會飄下雨絲，這或許是天公和阿立祖的回應，沁涼的空氣難掩幾許秋意，但此時大家的心都是溫熱的，因為宗教所散發的力量，無疑地是最令人感動的。

數不清「牽曲」的少女們已繞了多少圈，此時該是凌晨一、二點了吧！令人訝異的是，已忙碌了一整天的尪姨，卻仍舊精神抖擻地指揮整個祭典的進行，眼看觀眾已漸露疲憊，少女們也已稍有鬆懈，尪姨終於對著已跳了一、兩個小時的少女們說，只要再一圈就讓妳們休息，這意味夜的祭典即將大功告成，在尪姨向阿立祖宣示後，全部的夜祭儀式才告完成。

噶海儀式緬懷先人艱辛

九月初五是傳說中蕭壠社祖神自番仔塢登陸的日子，也是先祖破船遇難紀念日，為緬懷先祖帶領族人的辛苦過程，特選為祭典之日，這天也是吉貝耍最熱鬧的節日。當天上午族人已準備牲禮、酒、檳榔等，至大公廨祭拜阿立祖，而分散在各營的阿立母，也被迎奉至大公廨安奉，祭壇上擺滿繫有紅布條的瓷瓶，瓶中插著澤蘭，有些還掛有族人奉獻的金牌。

中午東河社區家家戶戶設席，以宴請親友及外出回鄉的族人和子弟，其形式就如本省廟會的流水席般，很顯然這是受到漢人的影響，但平埔人熱情的個性卻也在席間表露無遺。台

▲ 大公廨祭壇上有子弟供奉的大量檳榔、澤蘭和奉獻的金牌。



式菜餚、台灣啤酒、台語交談，再加上大聲吆喝的台灣拳，這道地的台灣風情，幾乎讓人忘記此刻是處身於尚保有完整平埔族傳統的吉貝耍聚落。我們則在尪姨的家中參與他們的宴席盛會，雖是初見面，但彼此熱絡的程度卻如已熟識甚久般，杯觥交錯間，聽外出的子弟敘述他在台北的工作情況，言談中但見他泛著紅光的臉上充滿自信，十足異鄉遊子事業有成的模樣，他告訴我們他從事的是自創的陰、陽宅防漏工程，並留下名片，希望我們有機會能替他介紹工程等等。



◀ 噯海祭分列
產業道路兩
旁的祭品。

在幾番寒暄舉杯互敬後結束了熱情的午宴，接著重要儀式——「噯海」就要登場。地點位於大公廨的右前方，一片稻海中的產業道路上。我們到達時，族中的婦女們已陸續挑來祭品，並依序分列在產業道路兩旁，觀其內容不外酒、肉、牲禮等，較特殊的是每家的祭品前都擺有一祀壺或酒瓶，壺（瓶）中則插有一枝甘蔗葉。因為「噯海」儀式是在白天進行，因此除了昨晚已出現在牽曲現場的記者、研究生及學者外，亦吸引了眾多的參觀者，而現場的每個人身上也幾乎都帶著相機、錄影機、錄音機等採集工具，大家各自尋找獵取鏡頭的最佳角度和位置。

誠心祝禱傳達無限追思

在大部份的族人到齊後，儀式開始，主角有炷姨、祭司以及「牽曲」的少女們。祭典仍由炷姨主持，她做法的位置是在前述的產業道路，但並無供桌或祭壇之類的器物，而是以地上鋪覆香蕉葉來充當祭壇。香蕉葉上擺有祀壺、米酒、檳榔、插著澤蘭的瓷瓶，及由檳榔花穗繞成的花環等，旁邊並置有一水桶，桶中也插了幾根甘蔗葉。祭場四周的稻田大部份均未收成，炷姨面對著前方的稻海，向海的方向行噴酒禮，並以剖成兩半的檳榔，擲筊請示祖靈，獲得應允後，少女們開始「牽曲」，她們踩著和昨晚一樣的步伐，哼唱著相同的曲調，聲音依舊是那麼地悲涼，感人肺腑。

相傳古早的時候，族人就是越過這片稻海，沿龜重溪至倒風內海（先祖登岸的地點）請水祭祖，後因倒風內海消失，方改在這片稻海中舉行。祭祖地點雖然改變，但炷姨做法時卻永遠面朝海的方向，以示對先祖的崇敬和懷念。「噯海」也有人說是為了要紀念名為「阿海」者所舉行的特殊祭典，因為在番仔塢這個地方流傳著一個故事（吉貝要的平埔人，就是由番仔塢地區遷徙而來的），大意是說「……，明、清時代的番仔塢是海汕，一片荒郊野外，雜草叢生，無人

居住。有一名叫「阿海」的北頭洋人氏，在此地拓殖，經營數十里魚塢為生。他為人忠直，任勞任怨，和藹待人，在農曆九月初五日不幸受災仙逝，後人感念乃稱他為「海祖」，並選在農曆九月初五日舉行祭典，以緬懷「海祖」不畏艱難之苦。「牽曲」的歌聲迴盪在廣闊的田野間，所有子民的心聲，將隨著炷姨的做法和咒語，傳向遙遠的海邊，向先祖細訴著無限的心意。

過程中，炷姨一一巡視族人的祭品，並用手持著炷姨拐點在祭品上，





表示祖神已檢查並接受了子弟的獻祭。在斟酒、擲筊、噴酒等一連串儀式後，尪姨走向道路的另一頭，面向著越過稻海的遠方，口中唸著夾雜有平埔語和台語的祝禱詞，且不時以手中的尪姨拐配合著施法的手勢，與祖靈做溝通，最後尪姨回到祭壇所在，祭司則將擺放在供品前瓶中的甘蔗葉拔去，以示撤饌，祭典亦在族人撤走祭品後，宣告結束。至此兩天的祭典算是功德圓滿，而明年此時，吉貝要的牽曲夜祭仍會舉行。

珍惜民族文化重建自尊

當產業道路那邊的儀式還在進行的同時，大公廨的廣場和周圍村民所請來的數團布袋戲也已上演，布袋戲團並沒有另搭戲棚子，而是以流動戲攤的形式出現，也就是說一部小貨卡架上彩繪佈景，就成為一座戲台，一人操縱木偶，一人控制音效，當戲演完東西一收拾，戲台就還原為交通工具，機動性十足，這也是目前台灣各

地流行的表演方式，十足的「速食」文化。而這會兒布袋戲正熱烈地上演著哩！簡單的戲台，一樣的誠意，人們感謝阿立祖的庇護，才特請戲團搬戲酬神，族人對祖神的感恩，是無話可說的。瀏覽了各個布袋戲團，發覺他們並不理會觀眾的多寡，自演自的，彷彿只是在完成一件例行工作似的，而主演者偶爾還會從後台，丟出糖果和零錢供民眾撿拾，用意大概是希望能給拾獲者帶來好運吧，這是否又是受「速成」式現代文化的影響呢？

人來了，又走了，明日東河社區又將恢復平靜，我們有些捨地也將離開，坐在車內猶可聽聞布袋戲的音響遠遠傳來，回頭望著後面的吉貝要景致，但見稻海中的聚落已漸行漸遠，而這難忘的經驗必將永留心田。

猶記第一晚在夜祭的會場，族中的長者曾向我們解說「吉貝要」名字的由來，他說「吉貝」是木棉的意思，在部落裡就有一棵古老的木棉樹，他也告訴我們一些學者在此研究的情形；而在大公廨的戲棚下，一位少婦向我說，她是從這裡嫁出去的，每年族中比較重要的祭典都會回來，而且她也會向兒子敘述在這邊的生活經驗，因為這是她的家鄉，有她熟悉的景物和親友，更重要的是這兒延續了平埔族的文化傳統，做為一個平埔族裔，在可能失去傳統文化的今日，

► 尪姨以剖半的檳榔擲筊請示海祖。
◄ 祭司拔去瓶中的甘蔗葉以示撤饌禮成。



流動的布袋戲團。

無論如何是一定要更關懷自己文化的。這些族人都充滿著自信與自尊，而這些不就是個人、家族甚至民族生存的根本嗎？